



秀麗的蘭陽溪，曾是阻斷台電人出入的夢魘。

圓山電廠在宜蘭

——人親土親的台電人

文／林瓊柔 攝影／林枝旺

在宜蘭，桔香、土親，連水力電廠都親，當然，默默耕耘的員工更親！

此圓山非彼圓山也

民國五、六十年代初，台北的圓山飯店，是台北市的地標，也是高級飯店的代名詞；山下的圓山動物園更是小朋友最想前往的遊樂中心。

在當時，圓山是所有中南部人羨慕的一個代名詞。

無獨有偶，在宜蘭三星鄉也有一個圓山電廠，雖然地名同樣叫圓山，但是二者卻迥然不同，前者位在車水馬龍的台北鬧區，後者則是位在窮鄉僻野的員山村。也因此，當時有一群剛踏出校門的中學生，考上了台電公司的基層員工，興致

勃勃的填下分發志願「圓山電廠」，也跑到圓山動物園去報到！

從圓山動物園出發

民國五十七年，十八歲的李隆清在台北一家工廠當機械工人，領著一個月六十元的薪水，晚上在工廠的地板打地舖、睡鐵板，因此，當報紙上台電招考養成班人員的廣告上刊出斗大的「月薪一百元」時，那種誘惑與嚮往，讓他馬上辭去工作，專心報考電機保養班。

考上之後，他到訓練所報到，當他扛著棉被來到宿舍

時，摸著上下舖雙人床，他彷彿在做夢，原來當工人也可以睡床舖。受訓六個月後，他

一票朋友都選擇到「圓山電廠」，而且都跑到「圓山動物園」去報到，但是他們找不到電廠，只好回到總公司詢問，一問的結果讓他整個臉都綠了，原來電廠在羅東附近，於是

扛起棉被，又來到宜蘭。

到了羅東那天，已沒有火車可到往太平山方向的員山村，夾著木材集散地美名的羅東，此時，繁榮已過，年華褪去，人口散盡，只有少數的卡車來往太平山，李隆清只有搭順風車來到電廠。

當時，蘭陽電廠尚稱圓山電廠，沒有正式辦公室，又黑又髒的倉庫內擺了幾個長桌子，就當是行政所在。他一踏進倉庫內，馬上走向一位年紀最大的員工，必恭必敬的行了一個九十度的大禮：「廠長好！」沒想到，他認錯人了，廠長不但不老，反而很年輕，全廠的人先是怔住一下，隨後在大笑中歡迎這位新同仁。

從那時起，李隆清負起一份沈重的排沙工作，台灣川流式的水廠，因河川含沙量高，所以必須在夜裡非尖峰時段將積沙排除，第二天方能正常供電。因此，十八歲的他，每天凌晨四點鐘到入水口，以手搖方式搖開水門。

有鬼和跳車的日子

當時從電廠到入水口，還沒有產業道路，倒是電廠前有運木材的小火車經過，而火車駕駛特別體恤電廠人員，總在經過電廠時稍放慢速度，所以李隆清一看到小火車來到，便先把工具往車上用再追車，回程時，則遠遠看到電廠，就先丟下工具，再跳車；若是遇到洪水期交通中斷時，只有走路跳枕木了！

那時，年輕的圓山電廠員工，有一股強烈的求知慾，所以，下了班趕火車到羅東上補校，成了風氣，上完課又趕末班火車回到電廠山下，然後再走一段山路回宿舍，年輕的他不怕苦，卻怕鬼，因為電廠的老師傅喜歡講一些當地的鬼故事。所以下車後，李隆清一定馬上拿出包著報紙的蠟燭，像拿聖火般往前衝，但山上涼風一吹，燭火便熄滅，此時的他，通常嚇得頭皮發麻，心想有鬼來了，連遠遠望見白白一

片的鐵道標誌在風吹草動中若隱若現，都讓他嚇丟半條命，尤其原住民朋友時常醉臥枕木旁，一腳踩到，真令他兩腳發軟、寸步難行，這種提心吊膽的夜行生活是年輕歲月裡最苦也最甜美的回憶。

宜蘭風雨天埤水

十七歲時，家住劍潭旁的林顯群，看到圓山電廠招考基層員工，他心想：「圓山就在家附近，離家近，待遇又高」，所以他也參加台電員工中心的集訓，沒想到分發時，才知道「此圓山非彼圓山也」。國中剛畢業不久的他，晚上大都抱著棉被痛哭，感覺受騙了！在電廠沒有任何娛樂，加上出入交通不便，他更想家……

民國六十三年，從台中高工和台電建教合作班畢業的劉文道，同樣選擇了以為在「圓山大飯店」旁的「圓山電廠」，但出發的那一天，有同仁告訴他：「火車到了台北車站可不要下車喔！要一直搭到羅



美麗的蘭陽電廠，早期交通不便，讓蘭陽的台電人有著不為人知的辛酸故事。

東！」他一頭霧水，為什麼要到羅東去？一到羅東，當地的計程車司機又騙他，須繞一圈去換搭小火車，其實小火車的

月台就在車站對面。此時，他才深深感受到：「被騙了！圓山電廠怎麼這麼偏僻！」

從那時起，這一群年輕的小

伙子，生活在只有工作和等待「勵進車」中。這一輛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留下的大卡車，前面有一個大「車頭」

，它雖是古董車，卻是全廠歡樂的泉源，每星期三由電廠開往宜蘭市，讓同仁有享受逛街購物或看電影等現代生活的機會，但是，這個唯一的消遣和娛樂，常被宜蘭的風雨和溪水阻斷。

宜蘭的風雨在當時可頗富盛名，宜蘭人一年中約有二百五十天離不開雨具，尤其颱風季節，暴風雨一到，溪水暴漲，脆弱的小火車枕木斷裂漂流，只剩二條平行的鐵軌，連行人都備感困難，更遑論一般的交通工具。熟水性地形的「勵進車」司機李先生，為公務時常有闖關暴漲河水之舉，他會不畏危險在暴漲河水中下車試水，因此，在滾滾的蘭陽溪裡，多了一輛忽沈忽浮、不見車頭的古董車，緩緩前進，同仁則危坐在車頂上直冒冷汗。

一樣出菜一樣情

劉文道和林顯群兩人對洪水的記憶尤為深刻。民國七十二



台電人以電廠為家，一心一意記掛著發電給蘭陽平原用。

年的颱風，大雨所形成的洪水就像一片汪洋大海直撲而來，蓋住位在清水溪和蘭陽溪谷交會的電廠，兩人站在山頂往下一望，只見河床比電廠堤防還高，整個員山村像被困在半圓型的鬥牛場內。那一次，被困了前後十多天，連預先儲藏一星期的食物都粒米不剩之時，才有相關單位來空投食物。那時員山村裡已有二人為過河求救而喪生，一位為了給女兒買奶粉的婦女和一位為病重母親拿藥的女兒，兩人相約涉河冒險出村，就在天埤進水口不慎掉入急流中。「那時，見飛機投下食物，撿起沾滿泥巴的饅頭，仍照啃，實在太餓了！」在這種困境中，他們仍得時時準備搶救進水口的緊急發電機，在一片漆黑中，先騎重型機車四十分鐘再走垂直山路到山谷內工作。

年輕的他們，不怕苦、不怕雨，怕的是老領班不分配工作給他們，所以出生入死，他們都照樣勇往直前。

「那時，若當天出菜完畢，老領班看也不看自己一眼，便提心吊膽自己是否做錯事或做得不夠好，跟今日當領班卻須對屬下低聲下氣求情，完全相反！甚至一到分配工作時間，還被指著鼻頭冷嘲熱諷：「又在出菜了！」原來，出菜就是當日的值班行程表！出與不出之間，介於新舊二代交替的他們，永遠是夾心餅！」

天埤特產是「水鬼」

蘭陽溪暴漲的力量是很驚人的！讀夜校的林顯群，有一天下午五點鐘騎著一二五野狼機車到鎮上上課，下課回來時，路面汪洋，整個車子一不留神便被急流吞噬，年輕的他，使盡全力也拉不回代步的機車！通常為了與溪水對抗，他會跳著鐵軌回電廠。

因此，連綿不斷的大雨和高漲的溪水，阻礙村民對外交通，可是一遇到有喪家要出殯，等不到晴天，又過不了河，所以便有一批特殊人才水

鬼在滾滾的河沙和卵石中，扶著棺木前進，三班式的搶接棺木渡河，這樣的環境，這樣的人才，您聽說過嗎？！

而天埤廠裡，至今仍保留一座「黑牌」墓。這個出身軍旅，南征北戰，出生入死的早期電廠員工，也因不信蘭陽溪滾滾溪水只有天埤水鬼才能過，所以硬是在溪水暴漲之時和同仁打賭，結果命喪黃泉，電廠同仁將他埋在廠內，清明節亦為他掃墓上香。蘭陽溪水不僅是強壯如「黑牌」的終結者，就連村民被吞噬者也不少！太平山的木材砍伐，檜木大量外銷日本，短期造就了羅東木材鎮的美名，但因水土保持不易，使農田變河床，造成遭害，國家和木材商賺到錢，但付出慘痛的代價，已非溪水暴漲的力量可言。因此，宜蘭有鴨鵝、金桔、蔥蒜，還有員山村、天埤村的特產「水鬼」。

落葉生根一家人

就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渡過

十二年後，才逐漸有鋪上柏油的產業道路出現。這群年輕的單身漢，也因交通阻斷，有了「近水樓臺先得月」的機會，個個娶得當地不外嫁的羅東美女。為了娶得美嬌娘，也一個個在當地落葉生根，這也是圓山電廠敦親睦鄰的最高表現，所以造就村民一半以上是電廠員工的特殊現象。

所以過年過節時，從村頭吃到村尾的溫馨景象也處處可見，駐廠將近三十年的孫廠長即是為村民愛戴的長官之一：「大家像一個大家庭，不分電廠內外。」就是因為廠長處處為村民安居著想：從村裡簡易自來水供給、有線電話的維修架設，到一個月二次電影欣賞，都是電廠根紮地方的表現，所以在宜蘭，電廠廠長也是地方的精神領袖！

在宜蘭，桔香、土親，連水力電廠都親，當然，默默耕耘的員工更親！